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二

宗翰 本名尼堪 孫色克

宗望 本名斡里雅布 子齊 文 京

宗翰本名尼瑪哈漢語訛為尼堪國相薩哈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

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色實薩哈使宗翰及完顏希尹
來賀捷即稱帝為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羣臣皆勸進太
祖猶謙讓宗翰與阿里罕普嘉努等進曰若不以時建
號無以繫天下人心太祖意乃决遼都統耶律鄂爾多
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為右軍大敗遼人
于達嚕噶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
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
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令諸

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釂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伊拉齊貝勒副普嘉努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爲赫哩貝勒杲都統内外諸軍命普嘉努宗翰宗幹宗

磐副之宗峻領哈濟明安皆受金牌伊都為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羅索圖克坦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錫默北安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實訥埒遷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額嚕温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諾延温都伊喇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于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

師討之杲使瓆都與伊喇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瓆都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伊喇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

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闍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偕道蕭行一宿而至遼主遯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求救至城東四十里富察烏里固納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巴台沒于陣天眷中贈扎巴台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

尹達蘭耶律伊都金龎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乃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斜貝勒昱德特貝勒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瑪格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

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

水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達蘭實古納精

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别以精鋭五千給之宗

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

官軍師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

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勑從事卿等度其

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

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

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日月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畧夏國奏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羣帥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

諸路戸籍按籍索之而棣摩再奏宋人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安班貝勒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尼楚赫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

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尼楚赫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伊都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呼沙呼取平遥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薩剌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空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

修好不克和丙辰尼楚赫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于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㬌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劵除叛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

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
詔黄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
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永昌汝
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索羅平陝西州郡
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
師山西昏徳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
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

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

可置而不取於是羅索芬徹帥師勝穎博勒和監戰平陝西尼楚赫守太原耶律伊都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遯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達蘭乃遣巴爾斯烏凌阿托雲馬武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武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

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達蘭宗弼巴爾斯馬武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富埒琿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嘉

哩平之初太宗以舍音為安班貝勒自天會八年舍音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哈喇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受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所言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安班貝勒於是宗翰為古倫右貝勒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

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太祖廟庭孫秉德色克秉德别有傳

色克累官同知哈斯罕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統與副統完顔布呼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色克當死布呼當除名詔寛減色克除名布呼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為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

名遣左衛將軍𠂢爾佳扎拉諭之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興中尹遷古古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色克前在雲内受賍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色克今三犯矣蓋其資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色克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為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内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

風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代不已越千里以襲遼王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事陜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息干戈欽祖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喇布又作斡里雅布太祖次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實納埒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資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

得遼主所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乏獨與馬和尚逐頁嚕布呼伊勒希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羅索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鼎呼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羣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

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聶呼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定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啟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羣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𢿱芻糧不給由上京為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迺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

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普嘉努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伊都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

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普嘉努為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為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羅索尼楚赫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濘衆不能進宗望與當堪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達實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嫡御請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呼拉哈妃國王鼐呼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古裕伊

林斡里延大額頁次額頁趙王妃斡里延招討達魯詳袞魯爾錦節度使伯特實古爾皆降凡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羅索尼楚赫獲其左右輿帳進至索勒敏為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實納埒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卓哩特默哈布爾布達別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

羣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録諸
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穆隆阿持克鈕金印請降宗望
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
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
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烏
舍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渡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
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
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乃以遼蜀國

公主伊林賜之棟摩與張覺戰大敗於兎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棟摩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遯奔宋語在覺傳賦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刼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走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

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夕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還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壁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陳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司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棟摩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别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埸之事一决於宗望

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户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
徵歛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為民者使復
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
黜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
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
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棟摩克南京
兵執偽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
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棟摩論奏宋渝盟有驗

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徽宗歳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咸將節度使圖爾噶取其銀牌兵將及馬而去宗望索戸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宗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棟摩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棟摩於臣為叔父請以棟摩為都統臣監戰事上從

之以宗望監棟摩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布希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芬徹勝額以三百騎過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死之珠爾蘇呼爾哈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

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理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黄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

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
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
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㩹
兆攻改蕭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
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
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為右副元帥
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伊都蕭仲恭
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

破敵兵三萬於雄州殺萬餘人納延敗宋軍七千于中山高陸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執知府李邈得户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開德府皆克之　阿里庫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過宋援兵瓆

都納延薩喇達賚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堪呼嚕楚古爾蘇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請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

曰自河之北令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黨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三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文京

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瑪格男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林護送德哷台和尚伊勒布等

入京師德呼台道亡太祖誅阿林和尚弟道溫為興中尹太祖使滿都布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與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滿都布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過遼都統伯特等道溫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伯特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

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為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濕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齊本名舒蘇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禄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禄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質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文弟京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家財産與齊之子耀珠詔齊妻曰汝等皆

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為耀珠擇婚具禮幣命有司給之

戚襲叔父京山東西路特默齊明安

文本名呼喇皇統間授世襲穆昆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為中京轉運使市中有術士強讖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之召強讖詰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

元年除秘書少監靈壽縣主阿里庫有姦杖二百除名
俄復為秘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以喪去官起復
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
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
遣之詔文曰朕無兄弟見卿行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
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為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
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
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

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徽封荆王文到大名多取明安穆昆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真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税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

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舒穆嚕和卓和爾察為怨言和卓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古和卓穆昆伯哩尼楚赫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綱格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綱格問和卓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和卓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綱格嘎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

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勒達畫陣圖家奴重喜請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伯特馳往德州捕文伯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緽鄂謀就獵所執之緽鄂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伯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和卓和爾察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赫舍哩扎克丹翰林修撰阿布哈額哩頁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

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為寛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珠爾蘇埒伯特綽鄂不即捕致文亡去伯特杖二百除名綽鄂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禄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

令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
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
家財産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耀珠並以西京留守京
没入家産賜之
京本名吁嚕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
士承旨無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
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
潘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

立春日與圖克坦貞飲酒降灤州刺史俄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吁嚕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撤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羣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

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而邦榮察其意乃詐為圖讖作詩中有呼嚕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讖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

誣言狂惑京如邦榮揞京信之京妻公尋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員外郎完顔烏肯徹往鞫之京等皆欵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烏肯徹劉玧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

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為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永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令復當緣生如何宰臣或言京闚逆令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

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誅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産應没入者盡與卿兄子耀珠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已為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贊曰宗望啟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為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金史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三

盧彦倫 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本名巴克實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附

左泌 弟淵 姪光慶

盧彥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為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彥倫為材薦之於朝即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遼兵敗於珠赫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徹格爾不能禁戢乃召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為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

衆皆無敢言者彥倫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敢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頵特將者舊為臨潢驛吏與彥倫善使往詔諭彥倫殺之遂授彥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天輔四年彥倫從留守托卜嘉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托卜嘉以城叛彥倫乃率所部逐托卜嘉盡殺城中契丹遣使來報未幾遼將耶律

瑪格以兵取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彥倫為經書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烟火事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閱月還復為提點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部軍都指揮使為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為大名尹

明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閤門祗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
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
使遷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服太府監改開遠軍節
度使入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
四年起服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為左宣徽使
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
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

宗以璣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為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閤門祗候内供奉調同監平凉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

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為典給直長改西京戶
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尚醞署
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為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
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
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為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
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征
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晝友愛
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為同知官

徽院事當廕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㹤㹤幼
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巴克實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盜起
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
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輔四年遣穆昆
辛額特埒伊喇庫色勒招諭臨潢子廉率戶二千六百
來歸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彦倫怒子廉先
降殺子廉妻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庫

色勒經險阻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脓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彦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監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為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彦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彦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彦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為比除寧昌軍節

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庶聞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功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頼以完録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彦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來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叅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明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棟摩護

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為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為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為寧昌劉宏幕官烏楞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

遂以敬宗爲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從内地授世襲明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静江軍節度使歷石長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禄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

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州永興人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為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於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搜卒治兵都古嚕訥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伊都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伊都

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偽與之和日致餽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别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

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守之達奉聖州永興人學進士業都古嚕訥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為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貨璋獨無

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横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顔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

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還利涉軍節度使為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

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為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

進士再遷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懐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寃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抜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耶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為自容計因陳守備之

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蕭嗬自立于燕廢遼主為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

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陸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陸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逺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

來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畧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於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於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

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
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
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為黨仲文乃
求養親久之名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
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為翰
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
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

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為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羣小擠之復出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脩遼保寧間以戰功授誓券家於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為寧遠

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為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與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為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疋平時喜為善言著善藥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

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溈

謄錄監生臣劉雲瑞

金史卷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富勒呼 宗固本名呼嚕

宗本本名阿嚕蕭玉附 宗義本名博濟

杲本名舍音

宗幹 本名斡本

充 本名神土懣

子塔納等

永元 本名元奴

兖 本名梧桐

襄 本名永慶

袞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補阿魯阿鄰阿魯帶阿里剌胡阿鄰撒八阿魯補斛魯補鶻沙阿鄰撒離喝呼蘭和爾察實圖美哈必蘇沃哩和碩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古倫烏赫哩貝勒熙宗即位爲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

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盤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頁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爲兩解宗盤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達蘭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為右丞相用事達蘭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復倡儀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羣臣議宗室大臣皆言其不可獨宗磐

宗雋助之卒以與宗其後宗磐宗雋逹蘭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呼拉布等九人并赦逹蘭出為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搆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黄金合及兩銀罂獻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罂賜宗幹希尹焉

宗固本名呼嚕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

本名呼拉布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里布封虞王宗英本名呼沙呼封滕王宗懿本名阿林封薛王宗本本名阿嚕封原王呼蘭封翼王宗美本名呼爾察封豐王實圖美封鄆王哈必蘓封霍王沃哩封蔡王宗哲本名和碩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嚕岱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呼蘭復與行臺左丞相逹蘭等謀反伏誅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

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絶屬籍朕所不忍
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
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
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亮海陵在熈宗時見太
宗諸子勢强而宗磐尤跋扈與呼蘭相繼皆以逆誅心
忌之熈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古辯
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
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

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强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馬晝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嚕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磐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强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

會飲約内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他意可布心腹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説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内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錫里庫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輙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古辯謂宗本言内侍張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

是太宗主家子祗太傅便合為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内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秘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

樓命左衛將軍圖克坦塔斯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必埒哩小底窰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和爾察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獸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

汝告款已具上郎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還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

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克實禀本名呼爾哈京宗固子本名和色哩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顏富魯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富魯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富魯家童亦取其檀本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

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富魯與景就宮中相忿爭富魯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富魯家奴發盜屏事富魯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富魯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富魯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富魯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富魯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製姦欺而自用盜物於

是富魯棄市資福玆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
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
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
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
王實圖美幽王哈必蘇滸王沃哩罷王呼爾哈和色哩
克實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里布呼沙呼呼蘭
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

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毋憂以參政起復俄授明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

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王等入謝罪海陵曰為人臣以已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烏達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為相蕭呼哩為左司郎中趙德恭為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已意汝等能不以已意愛憎為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

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

為尚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閣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

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
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
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
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
里奪所賜家産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
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為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
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
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為不足必

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庫哩素赫互訟不公事各削其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玊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玊以快其毒玊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舍音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

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監乎

杲本名舍音世祖第五子太祖之母弟也收國元年太宗爲安班貝勒杲爲溫貝勒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哩雅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爲烏赫哩貝勒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

京也普嘉努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哈濟明安皆受金牌耶律伊都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錫默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

無關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

士使知朕意完顔罕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温特赫額埒春納哈塔通恩富察布壘誅嘉拜塔蘭往迎之奚王錫默兵圍額埒春等遂據坂去馬殊死戰敗錫默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哈塔通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實訥埒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

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瑪格趨道蘭宗翰乃遣達蘭以兵一千追擊之達蘭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德勒岱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喇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聶哷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

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
夏境皆降耶律佛德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
千叛去坦與愛新鄂約托卜嘉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
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聶呼移
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
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聶呼得以書來其略曰昨
即位時在兩國絶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
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

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絶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閤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閤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於殄滅而後已聶呼乃遣使請于太祖賜聶呼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

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僣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塔魯河斡魯羅索敗夏將李良輔杲使完顔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内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古爾珍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

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為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
宗即位以杲為安班貝勒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
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
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
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謚曰智烈子博濟
宗義本名博濟舍音之第九子天德間為平章政事海
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舍音諸子盛强欲盡除宗室勲

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薩里罕在汴京與托卜嘉有隙托卜嘉女為海陵妃海陵陰使托卜嘉圖薩里罕於是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迎合風指詐為薩里罕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約索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薩里罕手署及某王印書辭云阿格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格平章穆里延阿格等處覘事勢再通往

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穆里延阿格所言𧡣是只殺托卜嘉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略互見薩里罕傳中女真謂子阿格前阿格謂薩里罕子其子宗安後阿格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有舊稱以是殺宗義穆里延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威赫及魏王威泰孫和稱察約索詐書無和爾察海陵見其坦率善脩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舍音子孫百餘人穆里延子孫二十餘人穆里延景祖

孫們圖琿次子舍音有幼子阿古爾其妻扎卜嘉女海

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古爾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

而縊之當其頭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

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授世襲千户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富尼瑪博勒準阿噜威赫並贈龍虎衛上

將軍

宗幹本名斡布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

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塡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

前左翼七穆昆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齊達之馬杲乃還遂達嚕噶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黄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舍音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

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赫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伊拉齊貝勒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

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灤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遯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以宗幹為古倫貝勒與舍音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伊都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歷明時皆自宗幹啟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為安班貝勒宗幹為古倫左貝勒熙宗即位拜宗幹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

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
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
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
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
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
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
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
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

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
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
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
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
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
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弒帝自立崇正昭穆削
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
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

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
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
以為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
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
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
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充亮
兗襄衮亮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實圖美母李氏圖克坦氏撫為子熙宗初加光

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

塔納元努額布勒阿里布

塔納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布定遠大將軍和囉噶圖明安和琳河穆昆海陵弑圖克坦氏以充嘗為圖克坦養子并殺塔納及阿里布元努額布勒逃歸世宗塔納贈榮祿大夫阿里布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

元㚆爲宗正丞額布勒爲鎮國上將軍後爲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悖禮本名元㚆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博諾山世襲穆昆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塔納阿里布永元與弟額布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額布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爲灤州刺史

授世襲明安乞以穆昆與額布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令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産鑵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買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税得以實自占遐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

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昬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濟州防禦使鄂倫生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辰德與咸平人海呼有姦辰德於主印處紿取印署空紙與海呼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辰德意望爲良使海呼爲之上曰海呼與辰德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

室海呼斬辰德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疋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爲立祠

兖本名桐桐皇統七年爲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爲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簒立兖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産賜兖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兖爲樞密使太尉領三

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甍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為兖輟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又進兖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兖妻烏雅氏正隆六年坐與奴為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實訥埒私于族弟烏瑪喇之妻烏瑪喇之奴謀欲執實訥埒實訥埒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實訥埒兖子阿哈大定中為符寶祗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

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
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
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
與和尚鬭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
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
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
其家奴為首者餘决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

及所訴有妄皆二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松科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松科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令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使以為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衮本名富勒堅性桀驁强悍海陵素不喜其為人初仕

為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衮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瑪哥實達爾王之韋皆決杖有差海陵遂愈忌之未幾授明安及遷中都道中以富勒堅為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穆隆阿與富勒堅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富勒堅嘗以玉帶遺之又稱穆隆阿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元福努妻與

富勒堅姻戚圓福努嘗戒富勒堅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富勒堅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哈里知海陵疑富勒堅上變告之言與穆隆阿等謀反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賽音舒嚕往鞫之無狀海陵怒遣使械富勒堅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穆隆阿圓福努并日者皆𠫊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歷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為海

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金史卷七十六